

SHI
JIE
FENG
HUA
WEN
XUE
MING
ZHU

世界风化文学名著



风化文学系列译丛

帕思克医生

左拉【法】著
徐飞译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左拉〔法〕著
徐飞译

世界风化文学名著

帕思克医生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世界风化文学名著

《世界风化文学名著》编委会

编委:吕 东 成 敏 滕 威 王树江 程 静 张健英
徐 飞 吴友仁 丁 梦 乐 平 柯 婴 王宏闻
闻 达 朝 东 王 平 臧长风

世界风化文学名著

封面设计:饶家仁

责任编辑:王保华

吉林摄影出版社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 4000 千字

200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发行:吉林省新华书店

印刷:北京兆成印刷厂 印张 200 印数:1-3000 册

ISBN 7-80606-403-6/Z·52

定价:1580.00 元(全十六册)

七月的午后，天气炎热。大厅的百叶窗关得非常紧，大厅内特别安静。只有三扇旧木窗的缝隙间，透进缕缕如同金箭的阳光，浓荫中的家俱透出一些光彩。室内比较凉爽，室外就明显不同，烈日高悬，酷暑闷得人透不过气来。

帕思克医生站在窗户对面的书架前，他是来寻找一页笔记的。上世纪留下的这架巨大橡木书柜全敞开着，书柜雕刻精致，铜饰美丽而牢固，隔板上杂乱地堆满了各种纸页、卷宗和手稿。三十多年来医生一直从事遗传学研究，他有闻必录，短笺长文全都扔在书柜里，现在要来查找，非常困难。他耐着性子，细查慢找，终于找到时，喜上眉梢。

医生仍然站在书柜前，他借着中窗的一缕金色亮光，默读起他的笔记。他须发皆白，尽管已过半百，身子骨却很硬朗，气色清爽，脸庞秀美，双眼炯炯有神；栗色泥绒短上衣紧束之下，如同一个白发少年。

“嘿！科乐蒂尔得，”他终于开了口，“这页笔记，你再抄写一遍。我这鬼字，拉蒙没法看懂。”

他把笔记拿给姑娘，姑娘站在右窗下的一张高桌前，正忙于作画。

“好的，老师！”她应声道。

她没有回头，只顾挥动着铅笔，认真地修改一幅



帕思克医生



色粉画。身旁的花盆里，一枝蜀葵正在盛开，花色紫黄相间，颇为奇特。姑娘一头金色短发，神情和蔼而又严谨。她聚精会神，扁平的前额上显出了皱纹。眼睛幽蓝，鼻子小巧，坚毅的下颌，那前倾的脖颈白嫩如乳汁，蓬松的金色鬈发，尤其可爱，显得充满朝气。她穿着长长的黑色工作衣，高高的个，身段苗条，胸部扁平，体态轻盈，俨然文艺复兴时代的女神画像。虽然她已经二十五岁了，仍是一身孩子气，看上去只不过十七八岁。

“还有，”医生又继续说，“书柜太乱了，你把它稍微整理一下。”

“好的，老师！”她头也没抬，只是说，“马上过来！”

帕思克又坐回到书桌前。书桌就在大厅另一头，正对着左边的窗子。这是一张普通的黑色木桌，也一样堆满了各种纸页和各种小册子。宽阔的大厅约十米长，六米宽，除了大书柜和两排堆满书籍的书架之外，没有其他像样的摆设。地上零乱地放着已用多年的木椅和扶手椅。厅内唯一的装饰品，是那陈旧的帝国型客厅专用蔷薇花饰壁纸，四壁挂满了各类色彩独特、构思新颖的花卉色粉画。三道双扇木门，一道正对着楼梯口，大厅两端的另外两道门分别通向医生和姑娘的卧室，全都是路易十五时代的样式，炉烟熏黑的天花板雕饰也没变。

一个小时后，四周很安静。帕思克乘机顺手拿起一份遗忘在书桌上的《时报》，撕掉封条，轻声惊讶说：

“怎么，你父亲当了《时代报》的社长？这是共和派的报纸，影响很大，经常发表杜伊勒利王宫的文件。”

看到这个消息，他觉得很突然，因为他开心地笑了，有些满意，接着又继续低声说：

“说句实话，美丽的故事可任意虚构，事实却不一定美好……人生多奇怪……这上面的一篇文章很有趣。”

科乐蒂尔得没有作声，伯父说的话她当没听见。他也不再说话，拿起剪刀，剪下读过的文章，贴在一页纸上，又以粗大的字体随便加上几句旁注。然后，他拿着这页新笔记又向大书柜走去，想把它归入同类。但是，书柜太高了，尽管他身材高大，仍够不着，只去找一把椅子。

高高的隔板上，整整齐齐、按门类地排列着许多大型卷宗。资料各样全有，有手稿，有印花公文纸上的文件，有报纸剪贴，全放在蓝色硬纸夹里，每个夹子上都用大字写着名称。这些资料显然是特受主人喜爱，每日取阅后又仔细放回原处，偌大的书柜，只有这个角落陈列整齐。

帕思克站在椅子上，终于找到他要找的卷宗。卷宗夹塞得满满的，上面写着《萨卡尔》的名字。他把新笔记放了进去，然后又按字母顺序放回原处。他一时什么都忘了，洋洋得意地将一堆倒下的文件再次整好，这才跳下椅子。

“你听见吗？科乐蒂尔得，你整理书柜时，那高处的卷宗不能动。”



帕思克医生

“好的，老师！”她第三次顺从地回答。

他一脸的喜色，开怀大笑：

“那里禁止翻阅。”

“我知道，老师。”

他用力地转动一下钥匙，书柜关上了，然后把钥匙扔进写字台的抽屉里。他的研究工作，姑娘全部清楚，各种手稿稍加整理即可。所以，他很高兴让她做自己的秘书；每当像拉蒙这样的同行兼朋友来索要什么资料时，他总要她把笔记抄写清晰。然而，他认为她不是一个才女，凡她不需要知道的，他一律禁止阅读。

此时，他突然发现姑娘在思考什么，感到奇怪。

“你怎么老不说话呢？你对这些花草绘画就这么有趣！”

这也是他经常吩咐的一项工作：让她做素描、水彩画、色粉画，然后用作他的书的插图。五年来，他对一组蜀葵花进行了很有趣的实验，通过人工授粉方法获得了一系列色彩变异的葵花。她做画时，笔下非常仔细，构图和着色都特别准确；如此诚恳的态度，总使他觉得奇怪，连声称赞她“小脑袋聪明、充实、清楚、管用”。

但是，今天却不同，他走近她背后一看，尖叫起来：

“啊！你简直是胡闹，竟然对未知事物感起兴趣……你立刻把这给我撕掉！”

她抬起头，两颊通红，双眼中闪跃着工作的激情，纤细的手指沾满了花花绿绿的颜色。

“哦，老师！”

她并不以“伯父”或“教父”称呼，她觉得这样太庸俗。在这如此亲切、如此温顺、如此信赖的一声“老师”里，第一次闪露出不服的火花，这是一个奋斗者的求生的声音。

两小时前，她画完一幅准确而严肃的蜀葵花，推在一边；接着，又在另一幅纸上胡乱涂画，画了许多模模糊糊、奇奇怪怪的花，非常好看。这是她的天性：有时正在认真绘画，她忽然心血来潮，就需要奔放不羁，胡思乱想一番，顿时心满意足，在激情和幻想的鼓舞下，她总是才华横溢，新意不断涌现。她笔下的玫瑰，花心白中透黄，新鲜娇嫩；百合花晶莹如玉器；各种花卉的形态只有天上有，看上去彩云满目，光华四射，如同天上的星星。这天，经过黑色铅笔大刀阔斧地修改后的画幅上，繁星灼灼，雨线垂天，柔花似水，光流涓涓；其中有一个角落，一只净洁的花蕾稍稍开放，美不可言。

“你把这一幅也给我钉上去！”医生指着同样奇特色粉画已经排成行的墙壁，又说，“我要问你，这画究竟的是什么？”

她始终面无惧色，一边向后退去，打量着自己的画作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画面挺美。”

这时，独一无二的女仆玛蒂娜进来了。她侍候医生将近三十年，已经成了家里的名副其实的主妇。她虽然年过花甲，但还保持着青春的活力，只干活，不说话。一年到头是黑袍白帽，好像是一位修女，脸色



帕思克医生

白晰而安静，一对灰色眼睛死鱼一般的昏暗。

她一句话不说，径直向一只椅面裂了缝、露出棕绳的旧扶手椅走去，坐在地上，她从衣袋里掏出针线，动手缝补。她一直拖了三天，总想着抽一阵工夫缝补完。

“玛蒂娜，趁你在这里，”帕思克双手捧着科乐蒂尔得倔强的脑袋，开玩笑地大声说，“顺便给我把这个小脑袋也缝补一下，它有裂缝。”

玛蒂娜抬头看了看她的主人，灰色的眼睛里流露出习惯了的敬慕之意。

“老师为什么这样说我呢？”

“我的好姑娘啊，我肯定地告诉你，是你把另一世界的种种观念，照抄地塞进了这个成熟、清晰、坚毅的小脑袋里。”

姑娘和女仆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。

“哦！老师，宗教从不与人为恶……各人思维方式不一样，当然是不说为好。”

一阵难堪的沉默。一直以来三人团结一致，关系亲密；有时却仅仅因为这样的不同，竟大伤和气。初来时，玛蒂娜年仅二十九岁，比医生还大一岁。那时，医生在普拉桑初来乍到，在新城一家明亮的小诊所里行医。十三年之后，帕思克的一个兄弟萨卡尔，因为妻子死了重娶，将仅有七岁的女孩科乐蒂尔得从巴黎送到了兄长家里。从此，玛蒂娜一手教养孩子，领孩子上教堂，她的诚心感染了孩子。而医生则是个心胸开阔的人，她们相信与不相信什么，随她们的便；因为他觉得，信仰是一种幸福，他无权禁止任何人。后

来，他只重视姑娘的教育，只向她传授规范准确的思想。将近十八年来，他们三个人就这样在苏莱雅德过着隐居似的生活。这是坐落于本城某郊区的一所房子，离圣萨蒂尔楠教堂只有十五分钟的路程。生活一直是美好的，各自都忙着自己的工作；然而，幸福的生活却被一种越来越严重的苦恼搅乱：主仆们信仰不同，相互间的碰撞越来越更加猛烈。

帕思克踱了一会儿方步，表情阴沉。然后，不加思索地说：

“你呀，我的心肝儿，好端端的脑瓜，意被神秘的魔幻术糟踏了……大慈大悲的上帝不需要你，唯独我有义务收留你，这样才能使你身心更加健康。”

听到此话，科乐蒂尔得却全身发抖，两只炯炯发亮的眼睛大胆地直视着伯父，抗议说：

“老师，你一定会身心更加健康，假如你不局限于世俗……世界不全都一样，你为什么不打开视野呢？”

玛蒂娜也开口声援。

“姑娘的话一点不错，先生，你是圣人，我对谁都会这样说；你应该和我们一起到教堂去……上帝一定会拯救你的。不过，一想到你将来进天堂时会遇到麻烦，我就于心不安，全身战栗。”

面对她们俩的一致反叛，他不再说话了。平素，她们被他的开心和善良所征服，对他温从体贴，百依百顺。看来争论也是无益，他居然大声说：

“别说啦，让我安静！我还不如去工作……记住，谁也不许再打扰我！”

他快步冲入他的卧室，闭门不出。那里早已成了



帕思克医生

他严禁外人出入的“实验室”。他的各式独特的实验，向来秘不告人。此时，“实验室”里，在一个乳钵里立即响起了捣锤均匀、缓慢的丁咚声。

“你听，”科乐蒂尔得微笑地说，“他就如同祖母说的又玩起他的鬼把戏。”

她继续平静地描绘着蜀葵茎杆，笔下犹如数学般的精确，花瓣紫黄相间色调艳丽，连最细微的地方都不忽略。

“啊！”过了一会儿，玛蒂娜还坐在地上修补着扶手椅，轻声地说，“真是不幸，这样的大圣人也胡乱践踏自己的灵魂……即使不说也知道，我认识他已经三十年，从来没见过他做过一件伤损他人的事。真是黄金一样的心肠，为了他人，自己不享口福……待人客气，身体健康，心情快乐……他不愿意和仁慈的上帝和平共处，这是天大的罪恶，不是吗？小姐，我们要劝劝他一下。”

听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，科乐蒂尔得觉得奇怪，郑重其事地说：

“一定要逼，玛蒂娜，这不允许宽容。我们要逼迫他。”

两人不再说话。忽然，楼下大门口的门铃声响了。门铃之所以安在楼下，是因为这个家如此之大，又只住着三个人，怕有人来不知道。女仆觉得奇怪，小声发牢骚：这么大热天谁会来呢？她站起身开了门，从楼梯栏杆往下瞧，又回来说：

“是真福太太。”

卢贡老夫人快步走了进来。虽然她八十多岁了，



却轻盈像少女一样地登上楼梯；她还保持着往日风采：肤色黑红，身材瘦削，声音尖锐。今天她穿了一身黑色丝绸，气度很高贵；从背后看去，她身段苗条，也许会有人误以为是一个爱火燃胸、壮志未酬的痴情女子。从正面看，她面容消瘦，两只眼睛依然很有光彩；高兴时露出甜美的笑容。

“怎么，原来是你，祖母！”科乐蒂尔得迎上前去，大声说，“如此火辣辣的太阳，真能烤死人！”

真福太太吻了吻孙女的前额，大声笑了。

“啊，太阳可是我的好朋友呢！”

话音刚落，她大步向前去扭动百叶窗的长插销。

“窗子要开个缝！整天关在黑屋子里，会把人闷死……我在家里就不怕太阳照。”

半天的窗上透进缕缕火炭似的烈光。蓝色的天空中烈日炎炎，烈焰笼罩下辽阔的大地好象睡着了。右边，耀眼的光海里一片淡红色的屋顶，屋顶上空直立着全部金黄屋脊如雪的圣蒂尔楠教堂钟楼。

“对了，真福继续说着，“我最近要到图莱特去，我想知道夏尔是否和你们在一起，以便带他一同去……他不在这里，我明白了。以后再聊吧。”

但是，她一面说明来意，一面仍用双眼在大厅里到处搜寻。而且，她也没有继续问；听到儿子卧室里不停地传出的有节奏的捣锤声，她刹开话题，立即谈起她的儿子帕思克。

“啊，他又在玩他的鬼把戏了……你们不用理他，我没什么话告诉他。”

一直在缝补扶手椅的玛蒂娜点了点头，表示她并



无告诉主人的意思。又是无人说话，科乐蒂尔得用一块抹布擦着她沾满色粉的手指，看着真福又如同侦探一般地来回走着。

卢贡老夫人守寡马上就两年了。一八七〇年九月三日夜里，胖得不能动的丈夫听说色当战役大败，一着急痰气壅塞一病不起。他由于自认是帝国的创始人而感到沾沾自喜，帝国崩溃了，他也去世了；所以，真福也装出一副不理政事的样子，从此过着退下宝座的王后般的生活。尽人皆知，一八五一年，卢贡家族支持“十二月二日”政变胜利后，将普拉桑从混乱状态中解救出来；几年后，这个家族又从传统派及共和派候选人手中将该城再次夺回，交给了一个波拿巴派议长。直到普法战争爆发，帝国在该城的势力仍很大，万民赞不绝口，公民投票时获得了绝对胜利。自从色当战役大败以后，该城变成了共和党的天下，圣马克区再次偷偷进行保皇阴谋活动；同时，旧区和新城推选了一名自由派代表进入国会，此人略带保王党色彩，共和国如果胜利，他很可能加入。所以，精明的真福太太丝毫不关心政治，体制已被推翻，她宁愿继续做她失去宝座的王后。

但是，满怀悲凉之意，心头却还保留着一派高贵的境界。过去十八年间，她地位很高，关于她家两个沙龙的传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更加生动迷人：黄色沙龙曾是策划十二月政变的密室；后来，由黄而绿的中立沙龙成了征服普拉桑的指挥所。其实她很有钱，而且在世人眼里她虽然身败但仍有名，顽固不化；八十岁高龄，对当年的一切仍未忘记，自以为尊贵。现在，



她唯一的快乐就是安静地享有她的巨大财富和旧时的皇家威严；她只剩下一一种激情，就是保护她的过去，在有生之年排除一切可能使之受到玷污的言行。她因为街谈巷议中至今还传颂着那两份功劳而感到骄傲，所以她两只眼小心翼翼地盯着，只要是赞美的史料必定不肯放过；正是由于这种传颂，她在该城一露面，就像一个退位王后似地受到人们欢迎。

她一直走到儿子的卧室门前，听了听里面的声音。双眉紧皱，又向科乐蒂尔得走来。

“他又鼓捣什么呀，我的上帝！你知道吧，他弄的新药品却害了自己。那一天我听人说，他差一点又把一个病人治死。”

“啊！祖母！”姑娘大惊失色。

老夫人话已说出了口。

“是的，一定不会错！好心的女人们还说了其它许多事情……你到郊区她们家里去问一问，她们一定会和你说，他在婴儿血液里想要研究死人骨头。”

这一回，玛蒂娜主动抗议，科乐蒂尔得受到刺激，面色不悦。

“啊，祖母，不要再提这些惨痛的事了……老师心胸宽广，他一心只想为全人类谋幸福！”

真福看到孙女和女仆都动了气，自知因为说话鲁莽，于是又软了下来。

“可是，我的心肝，这些可怕的事情不是我说的，我把街上流传的蠢话告诉你，是想让你明白，帕思克忽视大家舆论是不对的……他自以为发现了一种了不起的新药！我和他的愿望相同，我甚至也想承认，他



能医好所有的人。不过我要问，为什么要搞得如此秘密呢？为什么不有话直说呢？尤其是为什么偏要在这些旧区和乡下贱民身上做试验，而不在城里正派人中间凭自己的医术为自己获得名声呢？……不对，你看，我的心肝，你伯父向来与大家不一样。”

她话语中露出悲伤，声调也小了，诉说起内心的这件隐痛。

“感谢上帝！我们家不缺少人才，除了你的伯父，我的另外两个儿子都令我满意！不是吗？你大伯父欧仁官运亨通，当了十二年大臣，和皇帝相媲美！你父亲手边经过的钱成千万上亿，参加过不小的重建巴黎工程！我且不说你的多么有钱、多么高贵的哥哥马克西姆；也且不说你的两个表兄：奥克塔夫·穆雷白手起家开办公司，我们亲爱的穆莱神甫品行高尚有如圣徒！……那么，本来很可以如大家一般的帕思克，为何一直死守他的黑窟窿、过着老妖怪似的生活呢？”

姑娘仍然不满，轻轻举起手，想劝阻祖母说话。

“不，不！让我把话说完……我很清楚，帕思克不是个笨蛋，他的研究工作很重要，呈交医学研究院的报告书还为他在学者名流中获得名誉……但是，这和我对他的殷切希望能相比吗？是啊！城里的患者尽是一些上流社会，挣大钱戴勋章有荣誉有地位光宗耀祖……啊，你看，我的心肝，我对他不满意的就是：他是我们家的不肖子孙，他不愿意继承祖宗的遗愿。我说实话，从小我就常骂他：“哪里跑出来你这个东西？你不是我们家的根苗！”为了这个家我牺牲了一切，为了这个家的强盛辉煌，我曾不惜生命！”

她挺了挺瘦小的身体，血液里充满压倒一切和自我炫耀的欲念。她又要向前走去，突然看见帕思克医生剪下的文章、存入萨卡尔卷宗袋之后仍在地上的那份《时代报》，忍不住心里一惊；看到开在报纸正中间的天窗，她可能知道了，立即停下脚步，不禁瘫坐在一张椅子上，好像想要明白的事她终于知道了。

“你父亲已被任命为《时代报》的社长，”她忽然说出了这句话。

“是的，”科乐蒂尔得仍很平静，“老师给我说过，消息就在报纸上。”

真福一脸认真担心地看着姑娘，因为萨卡尔的上任就意味着投降共和派，此事不比寻常。帝国倒台之后，他竟敢顶着早在帝国时代因总管世界银行亏损而被判刑的大罪名，公然返回了法国。在新势力下，凭着一整套非凡的阴谋他又重新出任。他不仅得到宽恕，而且又一次大显起身手，参加如此浩大的报业，只要有贿赂的好事都少不了他的一份。当年因发生争执而常使哥哥欧仁·卢贡蒙受连累的往事又浮现在脑际；现在，事情出人预料地逆转，他说不定还要保护哥哥呢；因为这位当年的帝国大臣和以前大不一样，只是一名普通的议员，然而和母亲一样死守家族荣誉，只有用死保其废黜主子为己任。她对长子仍然非常服从，就是已被击落在地，在她眼里仍是一只雄鹰；就说萨卡尔吧，所有言行都合她的心意，因为她追求成功的欲望无法抵挡；另外，她还因为科乐蒂尔得的哥哥马克西姆而觉得骄傲。马克西姆在普法战争之后又回到了他在布洛涅森林大道的公馆，坐享妻子给他留下的



帕思克医生

丰厚财产；遭受沉痛打击之后，变得更加严谨聪明。虽然他的身体随时都有风瘫的危险，脑袋里鬼点子却从没停过。

“《时代报》的社长，”她又重复说，“你父亲弄到手的这个职务真抵得上一个大臣……我忘了告诉你，我给你哥哥写过信，叫他一定来看我们，散散心，对他有好处。对了，还有这个孩子，那好可怜的夏尔……”

她没往下说，这又是一个很令他伤心的话题：马克西姆十七岁时与一个女仆私通生下的这个男孩，现已十五六岁了，智力仍很弱，呆在普拉桑，由这家混到那家，让大家一齐抚养。

她又等了一会，希望听到科乐蒂尔得的意见，好接上话茬儿说明来意。看到姑娘不动声色，只顾整理她桌子上的画纸，她又向一直不作声缝补扶手椅的玛蒂娜瞥了一眼，索性自作主张。

“这么说，是你伯父剪下了《时报》的文章？”

科乐蒂尔得平静地笑了一下。

“是的，是老师放进卷宗的。啊，那里头全是他秘藏的笔记！有出生日期、死亡日期，所有的生活细节全都装了进去。还有那张家谱总表，你很清楚，他一直在探索我们家族的来龙去脉！”

卢贡老夫人两眼顿时发亮，紧紧地看着姑娘。

“这些卷宗你知道吗？”

“噢！不知道，祖母！老师从来没对我讲过，也不允许我看。”

她不相信姑娘的话。